

自足齋集
單

自足齋集
單

之厚恩 顯廟丁巳以韋布抗章 天門極論
軍役民困等弊辭意慷慨 批旨亦甚眷眷蒙
優渥之恩 褒矣蓋我朝文治之盛至 孝顯
之際而極矣以公憂國忠君之誠亦非浚處林
壑獨善其身而不肯出爲世道之高才也然而
竟未能展盡其一二所蘊於有爲之時忍飢空
山沒齒而終焉所謂有其才有其時者豈欺我
之虛言歟必無是理也此余所以歎息而且感
者也子息子有言曰天地之大也人猶有所憾
今於公益信之矣公之七世孫佑植哀粹公之

遺文於兵燹散逸之餘得詩文若干篇
梓而問序於余且曰世人知我先有此者
敢以爲吝安之托余謝非其人矣今春又再來
固請其意益勤亦不敢終辭謹撮其大者如此
竊惟金華日以明經飭行爲務而不屑於著述
則其見於吟詠者未必真造作者堂奧然其自
性情出來而有正無邪則自有不可誣者此則
必有知者知之矣公諱鳳錫字錫予其先鵝洲
人也齋號以自足者是足乎已而無待於外之
謂歟曰非也知足之謂也一簞食一瓢飲顏子

之自足也。室如懸磬，貧不為病，原憲之自足也。古之君子，皆隨其所遭而樂天知命，安土敦仁，當貴不能淫，貧賤不能動，明哲保身，流芳百世。齊晉由此道也。然則公之意，余已知之矣。可不敬歟！萬一後世果遇子雲堯夫，則必以愚言為不誣也。重光侏噩春二月上澣，資憲大夫前侍講院詹事永嘉洪承穆謹序。

蓋人之生也形既成矣不能無欲而况天地間萬物皆在於人之管轄者乎心志口腹耳目皆各有願欲而物我相形各有主宰亦有命數焉豈可私己之所得而專哉然而衆欲攻之一片靈臺駸駸然入於昏衢失其本靈不知回頭而誤了身名者滔滔皆是也余觀近古足齋申公生於嶠南鄒魯之鄉而氣質清秀自韶齡戲嬉之時其志操大異於人而又篤學勤業嘗自號自足而自樂焉蓋自足者足乎已而無待於外之謂也然則公果能人間許多所欲願者少無

憚於吾心而以此自號耶曰非也知足之謂也
一簞食一瓢飲顏子之自足也飯糲茹草者將
終身舜之側微時自足也室如懸磬貧不為病
原憲之自足也辭膏腴之地而願封畱子房之
自足也環堵蕭然不蔽風雨陶翁之自足也樵
山釣水隱居行誼董生之自足也自古聖賢君
子皆隨其地而守分安處不以富貴名利動其
心而明哲保身流芳百世者未嘗不由此道也
然則公自足之意余已知之矣非以滿足為自
足而以不足為自足也蓋人之患恆在於不知

足也苟不知足而惟利妄求則何所不至能以
不足爲自足則其進善向道之心容有極乎余
雖未得當年掃門之願是個儻奇偉之士而不
遇於時其平生所需之安未曾試用於當世可
勝歎哉其八世孫龍慶將梓其文集而要余請
序故辭不敢不文而余亦浚有感於先生以竊
比之意不嫌狂妄用伸微意以歸通政大夫奎
章閣直學士海洲吳明根謹序

自足齋遺集目錄

卷之一

詩

湖上搆小齋扁以自足因題短律自矢
閒居卸事

池魚無米

次松軒任兄世綱蝙蝠韻

有懷夢不成

喜雨

東閣奉和安侯應昌韻

鬻堂與安侯子舍同遊

除夜

西行道中

歸家

立春

風雨

偶吟

得酒友

流頭日示兒曹

惜別

洪侯聖龜枉訪曉話二首

愛蓮堂奉洪侯共賦二首

渡瀾還二首○乙未應製魁選旋以臺論罷榜

自警

奔蹶

新墓感懷

泥兮烈女禹末真泥兮玉山舊名

書贈申弼星兼以自警

與徐萬里楊萬春對酒論襟戊午○在京學館時

登山

九日湖上

齊日親忌

遊金城山

李侯副學堂撰
邀見論文

晨興偶題

幽居謾詠

西郊路中

汲水滋菊

學問

先君忌日

留京館偶題 大學館

南遊鳳凰臺

述懷

諸益足而慰之或言晚成或言莫怨復

用前韻反之

校前夜話

觀物有感

旅夜

謾詠

奉和尹侯誠教 宴集韻

清宵吟

同年五客會

送下第人

鴈

東風

召文塔 二首

白雲

臘雷

林亭二首

對階花

次任松軒幽居韻

送客

得友人書

己巳元朝

夢見亾室執女工

門前雙槐

趙侯汚賑民後譙客求和

附原韻

送別趙侯子舍

望北亭設藍田規例

叔父新居謹次壁上韻

次趙進士光奎畫屏韻

贈別趙進士

癸酉九月湖西伯洪晚退堂萬朝遊俗

離山有詩求和二首

次進士再從侄龔瘖德涵郊行韻

舍弟來寓所

奉贈洪判書晚退堂赴使燕京

觀禾

趙侯遞赴龍宮時贈余一絕曰可惜衰

年別臨分各白頭新湖從此隔夜月

自春秋余演一字奉呈

侯赴龍宮扇題一絕寄余曰逢君情最
密臨歧各傷神今古分離處剛腸復
幾人又演而奉呈

秋興

示兒輩三首

水淨寺

南川送客

重陽

自是... 金... 三

風詠亭

家兒來

夜向山寺

旅懷

憶弟

碧溪

丁丑元朝往蟻谷省墓

追祭外舅金公鏡○公以去丁丑元月初三日戰亡

自東都還

偶歎

霜菊

燈下

次聞韶樓重修韻

輓黃侯應一三首

輓任松軒三首

贈別同心子

書懷

驟雨

臘月霧雨

竹下移梳

牧丹

火田

聞西報

悲憤吟二首

齋居卽事

乘興上高樓

觀剪燈新話

悼同庚友人

初春

卷之二

疏

陳五弊疏○顯宗丁巳正月十一日
擬請嶺南行京大同疏

說

自足說

書

蒼龍宮倅趙沔書

祭文

祭亾室宜人安東金氏文

卷之三附錄

行錄

行狀

墓碣銘并序

墓誌銘并序

書家狀後跋

自是齋記

書自是說後

書遺集後

識跋

自是齋遺集目錄終

自足齋遺集卷之一

詩

湖上搆小齋扁以自足因題短律自矢

湖上三間屋依然盡裏天
靜知黃卷樂閒愛白鷗
眠種藥扶衰病掩荆遠俗緣
此間多自足深臥養餘年

閒居卽事

林泉卜築作閒岷草屋三間足
一生象外乾坤浮眼靜
牕中日月照襟明松連亂竹
東西繞水抱青山左右橫
案有詩書罇有酒百年高臥樂

昇平

池魚無水

洋洋江漢渡無極浩浩淵泉混不乾何事當年
辭樂土移來涸轍自遭難

次松軒任兄世綱蝙蝠韻

晝夜殊形縱似神鳶鷂鼠兩非真世間若有
如巢者不問可知是小人

有懷夢不成

有懷夢不成誰識此翁情旅館無人到惟聞喜
雨聲

喜雨

變理陰陽任化工
八方佳氣自玲瓏
仁天一雨
三農足萬姓咸歸
聖主功

東閣奉和安侯應昌韻

聞韶形勝絕
西東百里絃歌見
古風太守留人
歸未得子規何事喚林中

黌堂與安侯子舍同遊

冒雨登官路
凌風向學堂
杏壇春晝永
時送使君觴

除夜

人生窮達任蒼天負笈行裝幾度遷擇里元非
求勝地移家竊擬接芳鄰要須今夜惟三樂其
祭明朝又一年莫道寒梅花獨晚雲中春邑最
君先

西行道中

草澗山路合雨歇野津通薄暮無人處雲間獨
去鴻

歸家

農歌猶勝管絃聲草屋何如官閣清欣握妻兒
還一笑此身底事做浮萍

立春

青帝奠春臺八方瑞氣回
邦家多吉士田舍有餘財
雷喚龍蛇起雨滋草木開
羣生均被澤都是化中來

風雨

好雨恆來還作苦和風長動反無功
五風十雨何時見天地猶難不失中

偶吟

東峯有意呈初日西嶺無情吞落照
消息盈虛皆定數是非榮辱付長嘯

得酒友

池邊楊柳風清日階上梧桐月白時
得酒非難難得友偶然相得更吟詩

流頭日示兒曹

佳節是流頭清溪人是濯爾宜讀古書涵泳心
斯濯

惜別

留者其誰去者誰一般情緒結如絲
征馬亦知人愛別受鞭猶復步遲遲

洪侯聖龜枉訪曉話

認石爲珍許忘年肩輿屢屈小湖天
林廬復有藍田興多感佳期不我愆

五旬無聞愧虛年伯玉知非是敬天
若使此身終止此受中厥責不辭愆

愛蓮堂奉洪侯共賦

半輪霽月透雲明一陣林風送雨清
靜誦瀛溪夫子說荷間魚躍蒲池聲

秋懷耿耿夜無聲唱和端宜養性情
鴈過長天魚躍水從知上下理流行

渡灞還

乙未○應製魁選
旋以臺論罷榜

自是齋集卷一
四
久作城東客不曾向勢門自慙失意歸駐馬待
黃昏

八谷山全黑穿林路夏危飛螢如有意流照獨
行時

自警

仰觀俯察無非理一草一花各具天道在吾身
吾自遠整襟三復伐柯篇

舜蹠

舜蹠初分欲曉時鷄鳴而起向何爲你狂你聖
皆由我胡不孜孜積德基

新基感懷

促鞭亭午向新基
蒲壑風烟觸目悲
孤露人間頑不死
叫天叩地痛何追

泥芳烈女禹末真

純剛正氣古今同
均賦尊卑是至公
臨死從容惟適義
吾東女史振顏風

書贈申 彌星 兼以自警

聰明耳目備吾身
忠可移君孝可親
鷄則知求心獨放
駟猶難及舌何煩
接人主敬無容僞
克已存誠不失真
到老悔之終莫奈
要須努力趨

青春

與徐萬里楊萬春對酒論襟在京時○茂

嶺南千里客洛北一罇醪邂逅論心處悲歌醉
大刀

登山

要登叅嶽必從臯畢境峯頭自至之夫子宮簷
高幾許循階勇進亦如斯

九日湖上

呼朋佳節酒盃淺手折黃花各歸簪謝眺青山
開畫面灑溪霽月照人心烟從林杪渾成霧風

八松間自作琴領得一般清意味道遙忘返夏
沉吟

齊日親忌

永訣如今度幾春每逢元月寸心新一年三百
無非痛况復明朝是諱辰

遊金城山

約束諸朋訪釋居穿林下谷步徐徐峯頭雨歇
花香濕水面風輕柳影踈鳳去空城畱異跡塔
餘蕭寺認遺墟召文興廢憑僧問笑指歸雲過
太虛

李侯副學堂撰 邀見論文

樽淡長夜醉牕外月玲瓏
剗切憂民說殷勤濟世裏
庭梅閒隨雪館柳任從風
百里韶州境熙熙雨露中

晨興偶題

孜孜爲善趣鷄鳴存養難關是七情
萬理靈臺雖已具一生正路鮮能行
誠意專時私意絕人心安處道心明
貫徹始終惟敬字書諸左右依前程

幽居謾詠

性愛溪岑卜此居動隨松竹與琴書漁樵桐柏
生涯足風月香山逸興餘一片苔磯塵想絕數
間茅屋俗緣疎閒區真樂知天餉時或操觚或
荷鋤

西郊路中

遊人從故道信馬逐新涼無限田園趣稻花雨
後香

汲水滋菊

一旱連數月百穀盡傷根惟有庭中菊偏蒙雨
露恩

學問

要爲學問及求躬過欲存天第一工今日力行
明日又古人省察庶同功

先君忌日

朝日省楸去促鞭冒雨歸洋洋如在處哀淚自
霑衣

留京館偶題

坐看光陰逐節新春花秋草老吾身世間未有
求生術仁善工夫最是神

南遊鳳凰臺

離家數載太營營南北東西盡意行
藜杖已遷琴鶴洞
蹇驢又向鳳凰城
歌臺舞榭歸何處
林俗淳風似太平
回首金陵空悵望
一般興廢古今情

述懷

夫子當年欲海東
仲由微意未曾通
窮達在天無早晚
渭濱千載一姜公

諸益足而慰之
或言晚成
或言莫怨
復以前韻反之

桑榆已迫
失之東休
道前程
早晚通
以已充人

猶不可如何又敢怨天公

校前夜話

握手閨闈叙舊情憂時同出愛君誠挑燈更進
盃中物不覺村鷄已曉聲

觀物有感

黃花含白露瘦竹帶清風物理皆如此吾人况
受中

旅夜

殘燈落月使人傷一夢無緣繞故鄉晝短於吾
還更短夜長比昔又何長

謾詠

五鼎難求寧望富一簞能繼敢歎貧矧茲景物
元無主把酒高吟獨與親

奉和尹侯誠教宴集韻

朱樓縹緲對青山酒熟官廚吏事閒十里烟村
芳樹裏數聲飛笛舞筵間伶人撫瑟橫金鴈騷
客憑欄對玉顏末至相如同受簡沉吟竟夕却
忘還

清宵吟

清宵羣動息蟋蟀釀秋聲一片梧桐月令人夢

不成

同年五客會

倏忽光陰改依依話別離
同年五客會佳節九
秋時錦石排瓊地黃花泛玉危
慙慙畱繪事白首幸相息

送下第人

舟楫未通津聲名隔紫宸
鴛鴦駘殿菽粟駐驥淚
風塵得失皆關數悲歡自有辰
試看霜後木斂却待陽春

鴈

江楓欲赤向南歸
溪柳纔黃又北飛
誰道野禽偏且寒
秋南春北任天機

東風

物物無私各遂成
梅花著盡柳絲橫
點省多少人間事
始識東風不世情

召文塔

此塔是誰建立
經千萬劫世傳
召文王勒石頌
功業

撐天如砥柱
拔地作干城
千古興亡跡
無言傷我情

白雲

微霰先零日未晴
俄然大雪勢縱橫
參差綠樹珠爲實
遠近青山玉作城
已向書牕清興助
又教田舍上祥呈
朱樓白屋無輕重
惟有天翁不世情

臘雷

定異不興憂楚莊
臘中雷變敬言吾
王欲答皇天仁
愛意要須赤子視
如傷

林亭

林亭閒坐髻蕭蕭
階上薔薇對寂寥
白鶴晝眠

人不到滿山松韻自昏朝

人無求我我無千萬事方知分所安時有兒孫
來數墨共將黃卷靜中看

對階花

棠花欲發桂花開俱是前春手所栽竟日虛庭
看復看不妨攜句夏啣盃

次任松軒幽居韻

一區泉石卜君居谷邃林長地有餘飢食寒衣
惟意適醒吟醉睡縱心如松壇晝靜山禽下竹
徑苔浚俗客疎爲善處家知最樂孳孳所不惜

居諸

送客

南意蕭蕭送客樓
天涯豈是鴈南秋
故人若問儂消息
白頭窮巷失儂憂

得友人書

千里非君孰慰余
片犀相照七行書
梅含別意三春晚
月帶孤懷十載餘
却羨老萊弄雛戲
還嗟仁傑省親疎
丁寧勸戒由忠告
何敢優游盛望虛

己巳元朝

眼着光陰隙，駟遣旅牕。今日又新年，丹心未効。
芥人獻只祝，吾君壽千千。

夢見空室執女工

夢中相面縱非真，猶勝平生不見人。泉下未忘
前世事，婦工數羨尚勞身。

夢裏却歎夢裏身，鷄鳴忽覺果非真。相逢笑語
還相別，泉下孤魂世上人。

門前雙槐

苑彼雙槐石徑東，同時栽植大相同。陰陰翠葉
還成蓋，點點黃花恰受風。皓月籠梢光隱隱，流

鶯隔樹語玲瓏主人敢擬王公志種德家中福
乃通

趙侯河賑民後謙客求和

公庭事簡落花閒勝宴高開碧樹間奚止窮民
爭鼓舞陽春草木亦生顏

附原韻

六年今日暫偷閒興入青山綠樹間兩麥已
登黃滿野飢民處處搃歡顏

送別趙侯子舍

相送河橋折柳枝把盃仍唱渭城詞源源每喜

佳辰會脉脉那堪此日離紅樹萬山詩幾首白
雲千里夢相息韶州亦是趨庭地彩服春風且
莫遲

望北亭設藍田規例

引澗爲塘曲木亭烟花左右屐新屏鳶飛魚躍
蒼天理水麗山明大地形君子無事爭也射鄉
人讓飲飲于庭若遵此例推而廣便是御邦自
寡刑

叔父新居謹次壁上韻

瀟灑三間屋幽波小洞天隔湖纔世路八谷始

人烟鳴鳥頻呼友落花聚作筵閒區成晚計惟
擬後孫傳

次趙進士光奎畫屏韻

誰將彩筆畫湖山朝暮不離衽席間料得東籬
黃菊興今人猶似古人閒

贈別趙進士

嶺外逢秋日湖南送客時尺書非所惜只怕鴈
翔遲

癸酉九月湖西伯洪晚退堂萬朝遊俗離
山有詩求和

南國名山九月秋西湖刺史一旬遊杜陵佳句

蘭亭墨幾許巖間壁上畱

聞道山高方丈如峯頭一上百憂除此身獨未
離塵俗仰止高風卧草廬

次再從姪龔瘖德涵

郊行韻

雨過山猶濕秋澗水漸寒長郊清賞足忘却促
鞭還

舍弟來寓所

君自丹邱來應知家所有來時籬下菊開得幾
叢否

奉贈洪判書晚退堂赴使燕京

孰能專對說分明
僉曰洪公可以行
中土衣冠
新府邑西風禾黍舊都城
八魯縱喜觀周俗
向燕寧無息漢情
此去若過孤竹國
回車暫上首陽程

觀禾

農人告我始秋還
出野曾無片土閒
錦浪漸生
山郭外香風微動
水村間黃金蒲屋
寒難服白
玉堆倉飢不關
豈若嘉禾今歲穰
家家自給國
無艱

趙侯遽赴龍宮時贈余一絕曰可惜衰年
別臨分各自頭新湖從此隔夜月自春秋
余演一字奉呈

憶昔歡娛若夢遊離愁別恨白人頭祇今惟有
蓬窗月夜夜來尋僻巷秋

侯赴龍宮扇題一絕寄余曰逢君情最密
臨歧各傷神今古分離處剛腸復幾人又
演而奉呈

寫政六年洽校仁寇君未借摠傷神就中誰最
相思苦湖上寒齋獨坐人

秋興

天高木落鴈叫霜興入溪山錦繡粧
床前醉著無人喚階上黃花空自香

示兒輩

自從人道起於寅父子相傳至我身
世世欲令無忝祖莫如敦睦講親親

物非受變難成器人不涉危豈得材
莫恨一身多拂亂天將大任苦先來

江河納污能成大山岳歲林不自多
丈夫處心宜若是豈效邱垤與潢波

水淨寺

古人云此寺一見意清閒
青鶴峯峯舞金城面
面環澗聲生枕下嵐色入簾間
半夜鐘鳴處瘿
僧打月還

南川送客

離亭紅葉報深秋
爲送征人傍碧流
一曲陽關
那忍聽
老來尤切去留愁

重陽

金風玉露喚人愁
萬里星河接素秋
叢菊繞黃
佳節近
鬢毛初白
歲華道江山木落
乾坤澗湖

海雲橫道路脩回首故園何處是驛亭斜日獨
登樓

風詠亭

琴鶴之南別洞天居然泉石卜居先兩三村秀
尋行處鬢鬢沂童鼓瑟遙斜日鳥啼山影裏光
風人詠水聲邊名區一半如分我同卧其間送
百年

家兒來

物色客中淡那堪感愴心盆梅含白雪溪柳帶
黃金喜鵲啼歸北哀豚泣自南方春和氣暢

免病飢侵

夜向山寺

夜渡峽路行石火馬蹄生入洞鐘聲近尋真道
味清青山依月秀碧澗引風鳴尚記溪邊竹
慙若有情

旅懷

旅牒日色新故苑歸頻春事花三月漁歌水
鄰出門多險路無筏奈迷津自笑猖狂者羞
稱聖世民

憶弟

自丹精身
清宵見月終宵立白日看雲盡日眠雲月無心
人自恨不知所恨在誰邊

碧溪

問君何事不平鳴盡日長鳴盡夜鳴應是世間
多可痛自然嗚咽自然嗚

丁丑元朝往蟻谷省墓

子歲已過丑歲臻月正元日倍息親封塋三尺
松楸裏展拜號天慟益新

追祭外舅金公鏡

○公以去丁丑元月初三日戰公

此年此日義師以血海顧山古戰場爲國殉忠

真死死魂方含笑降吾堂

自東都還

年來身世若浮楂東泊西漂渺潯涯南國風光
吟賞盡放遊滋味勝於家

偶歎

白面書生之一謀紅羅日月晦東陬山家老樹
惟白麝花談知春葉落秋

霜菊

南塘昨夜霜無乃菊花傷吾所平生愛爲渠晚
鄧香

燈下

回燈讀史更沉吟周室中興 聖慮浚君不得
臣徒爾爾陽烏君子小人陰

次聞韶樓重修韻

鳳樓回祿幾經春古礎飛甍忽地新經始有年
賢太守功成不日子來民江山可擅潘南勝寶
主同遊席上珍盛事吾鄉傳百世羨談奚止一
時人

輓黃侯應一。在官歿

世乏循良吏虛譽日萬言大賢初受任編邑特

添恩玄章經談理朱花筆解冤菴期常恐蕩宣
意愧覲門

暇日哦松處風流下士心儋臺非我敢偃室寫
公尋絃斷琴聲遠標空月色沉青山埋玉恨闔
境盡雲沾襟

輓任松軒

一生操守戒淵冰妙歲英名已見彌無愧人間
任處士箕裘傳與子孫曾

五棣交輝友愛稀前春已哭伯康歸知應割胖
無窮恨畱結心腦作病機

自附婚姻托弟兄老來珍重歲寒盟少我三年
先我去從今未死若烏情

贈別同心子

問君底事來默默勸渡盃別懷無以道回首驛
亭梅

書懷

是非寧到老田民榮辱常隨宦海人憂樂在天
無與已男兒何處不安身

驟雨

驟雨無終夕狂風不終朝無然風雨態遮退須

自調

臘月霧雨

白雲霏霧仍霧雨霧非其節雨非辰傍人休怪
隆冬暖天愛窮民和氣新

竹下移梳

問渠何事遠勞身孤竹與居再度春木不擇人
人擇木醉鄉和日共爲鄰

牧丹

雷花姑未發如待主人迴不是春風早分明感
手裁

火田

方春草木厄何多野火年年上彼阿惟幸窮民
無告者生涯都付種山禾

聞西報

憂患年來詠式微優遊物外自忘機雲翻雨覆
尋常事何必勞勞妄是非

悲憤吟

每憶當年戰士心宵不翅若瘡傷吾冀將相
無謀策忍使金城鐵馬場
悲歌撫劍更長吁天地間無一丈夫可惜中原

九州土是年盡入老單于

齋居卽事

穩卧慵興晚啓扉呼兒灑掃整冠衣微風暫出
花間逕斜日仍尋柳下磯芷岸觀魚誰識樂蘭
汀狎鷺自忘機莫言這裏餘年送可笑人間有
是非

乘輿上高樓

乘輿上高樓呼朋秉燭游簾間山不動檻外水
長流歲穰人多樂罇波客解愁忽思戎馬事
何處會連洲

觀剪燈新話

百家殊體似人形怪志奇辭亦可聽無所不通
儒者事莫嫌新話語非經

悼同庚友人

同生同日死宜同君死吾生理不同却羨青山
同穴處夫人惟喜與君同

初春

昨夜澗添聲今朝鳥喚晴湖上新梅柳欣欣競
向榮

自足齋遺集卷之一

自足齋遺集卷之二

疏

陳五弊疏

顯宗丁巳正月十一日

臣伏覩 殿下玉質幼彰金聲夙振智周萬務
行冠百王顧艱大之投躬念保民之未易雖於
諒闇之中日乾夕惕勵精圖治三載如一日此
誠人君之盛節前史之罕見也雖然日月離明
尚有覆盆之不照 聖神臨御豈無葺屋之愁
懇臣請以一得之愚仰達 四聰之下而條陳
焉其一卽賦歛之弊臣竊惟我 祖宗之取於

民也。定田高下賦有等級卽古聖王什一之制壬辰兵燹之餘三手糧別收米特因軍餉之不足而及至光海廢朝用度無節橫征暴斂虐我斯極幸賴我 仁祖大王撥亂反正掃除煩苛收已散之人心續旣絕之天命人皆拭目想望太平而西价如織百弊鱗生倭供饌物及上次歲幣其他徵索之物亦非 國初定制而什一之法邈不復行予遺窮氓尚難枝梧近來吏胥之徒眩惑官長變幻物情應納之物非賄不行畱時引日或進或退而道路之費亦至倍蓰民之

膏血從此竭矣是以憂愛之誠雖切於上毒痛之害叢萃於下民安得不窮且困也膏體塗足夫耕不食勞筋苦骨婦織不裳流離失所咨嗟涕泣豈不哀哉爲今計莫若蠲不急之賦法

祖宗什一之制凡干賦稅之升品尺數貢物之多小等式率由舊章別立新樣一件畱置該曹一件頒布列邑賦民納官之際以爲取考之地則下無操縱之弊上絕濫徵之患膏澤下究公私俱足人得鼓腹之樂國有紅腐之積矣故曰百姓足君無與不足伏願 聖明畱神焉其一

卽軍役之弊臣竊惟我先王之制民年二十三
爲正兵五十六爲衰老至漢唐二十爲丁六十
除役在今軍額甚多人物有限至有孕婦生男
則生髮未燥抱負充額勒倍歲年一依丁壯之
類徵役於乳臭而况又一家之內父子兄弟并
被軍役者乎以一夫一婦之所耕所織或辦五
六人軍役之布或供三四人粟米之征其何以
蚊負之力應蝟毛之責哉伐桑屠牛鬻妻賣子
計亦窮矣其勢幸免填壑必至流散從而究覈
繩以法律故秦隋之民以割手爲福今世之民

以速死爲榮哀我赤子從禱于何爲民父母其在如傷之心必爲之涕泣而嗚咽矣爲今計雖不如古之父除兄歸而於其充宓則以二十三爲限除役則以六十爲準勿復侵徵於白骨責役於黃口則萬姓鼓舞億兆咸戴人與死長之心國有自壯之勢可以制撻以撻堅甲何欲不遂何威不服故曰固國之策莫如人和伏願聖明留神焉其一卽窮民益困之弊臣竊惟近來鄉曲之間武斷之風尚存怙侈之徒寔繁頗張威福氣焰可畏橫占民田者有之劫奪人財

者有之無告之氓抱寃莫伸噫鰥寡孤獨天下
之窮民疲癯殘疾亦我之同胞而公家之徵斂
姑舍土豪之侵漁如此我 聖后一視之仁終
至壅閼可謂流涕者此也爲今計終不若神堯
之微服遊行宋帝之陰察羣情而洞開重門廣
求言路俾通下情有寃必訴斷自 宸衷懲一
勸百則咸服大公之道永絕并吞之習匹夫匹
婦各得其所飢寒廢疾者庶乎有蘇矣故文王
之發政施仁必先斯四者伏願 聖明畱神焉
其一卽嶺南偏苦之弊臣竊惟曾於庚申大無

之歲老穉顛罄餘民魚喁雖平居無事尚難蘇
殘况往年城池之築卽今倭館填海之役賦加
於營遠置國於土木死傷無訖若將不保嶺南
一道 國家根柢也門戶也而墨齒之恐喝無
已物力之俱之如此脫有緩急奚以禦之爲今
計莫如蠲減租稅之半慰悅萬民之心各色軍
兵勿侵雜役則人樂爲用各效死力手足於頭
目子弟於父兄自侷金湯之固誰與我爲敵哉
故減租損戶而保其國者言非無稽伏願 聖
明留神焉其一卽用人偏重之弊臣竊惟忠君

愛國之心不以親疎而有間經邦濟世之才不以貴賤而豐吝故傳說起於版築之間而能成中興之業百里舉於牛口之下而終立霸世之基今我國朝用人之道先察其地後觀其才賢否莫卞才智莫展縱使傳說百里復生於今下無效忠之望上有乏才之患若此不已何以爲國是以大有爲之君必先得人然後弘功偉烈自家馴致爲今計莫如體商朝之立賢無方法周家之任官惟賢如其才及賢矣雖卑且賤者無論親疎舉而用之各適其器則俊傑願立

野無遺賢之歎君羣賢協恭朝有彙征之慶而
殿下垂拱於上萬目畢舉於下矣故曰勞於求
賢逸於得人伏願 聖明留神焉臣雖草莽之
賤犬馬之誠不下於人目擊艱虞難禁傷時之
淚排闥直進欲獻流民之圖而越俎有戒空懷
碎首之忱適伏見舟水說圭復再三以知唐虞
之君復起今日而草野危言亦可以進也竊敢
叫闕仰陳狂僭幸我 殿下勿以人廢言則臣
所不言人必樂告而弊日革法治日亨矣安知
夫塵露之微不有增山海之大耶若夫精一允

執帝王出治之本而殿下之家法日御經
遂孜孜講究如臣愚賤其何間然雖然自古帝
王善作者未必善成有初者鮮克有終伏願
聖明其監于茲慎厥終維其始

批曰弊瘼實爲今日病民之大者當令該曹稟
處而其中守令之虐民聚斂尤極痛惡當令銓
曹使之採擇焉

擬請嶺南行京大同疏

伏以臣以嶺南微蹤跼伏窮閭飢飽於耕桑休
慼於賦役而望京師如隔九萬雖未得其所能

自辨於縣吏者尚且鮮矣况能辨於 殿下之
庭乎惟悴焉鬱鬱焉其所欲控訴者日月多矣
今因功迫缺望之痛時當農月舍我稽事爾足
千里來叫九重伏惟 殿下垂察焉臣竊伏念
我先王之立法也等第土地之肥瘠而底慎
於財賦斟酌地產之有無而惟正於貢案取於
民者有制供乎上者有法民有安生之樂國無
捐瘠之患近來嶺南禁防不嚴賦無恆調規例
各異大邑小邑苦歎相懸上道下道輕重不齊
而內焉諸司外焉列邑不問土宜之有無不量

郡縣之大小豐徵加之名目浩煩小邑一員之稅倍於大邑十員之稅小邑一夫之役加於大邑十夫之役前賦未畢後徭繼至弄奸之官吏因緣而偷竊牟利之商賈符同而暗圖不論布縷之麤細粟米之精粗而進退由於賄賂之多少物價騰於防納之類數農不撤耨而所穫沒入於奸吏之藏工不下機而所織盡歸於販夫之橐若是而民安得不窮且怨也民膚剝盡四境嗷嗷打門之官吏絡繹於閭閻赤手之窮民生死於刑獄刁登之弊爲國大害蠹顛沛流離無

以奠居民之所以起怨咨傷和氣者可勝言哉
法久弊生勢所必至而隨反變通此其時也臣
常於草澤中歎艷而慕悅者惟先相臣京大同
之制也其意至美其法至公人無貴賤而所役
同度邑無大小而所賦如一此實利民之良法
而獨不行於嶺南故願蒙至治之澤而徒切後
我之歎幸我主上殿下宵旰旰食之餘軫念
南民之疾苦令道臣量宜定式以爲均便之計
而道臣分憂宣化夙夜親畫一依兩湖之例將
行大同之法臣民欣欣然有喜色而相告曰

聖君在上良臣在下一民其蘇矣國其庶幾矣蹈
舞康莊引頌路足事未及就旋有中止之 啓
臣民落莫之懷爲如何哉臣竊伏見道狀 啓
辭意則曰本道形勢與兩湖不同一曰值此
旱凶似不可猝然變通所謂形勢之異者兩湖
則近京師而通水路山嶺南則遠京師而不通水
路餘米之運果有難易之殊臣謂倭供不時之
求獨有嶺南嶺南之餘米不必上納而推移爲
倭供之需則道臣之規策果合便宜之道然則
餘米之爲國用彼此一也豈可形勢難易而止

其救民之良策乎所謂凶年不可狎變者則臣不能無憾焉爲政之道莫先於救民而救民之道莫急於凶荒凶荒之歲不施救民之法則明年之不爲凶年又明年之不爲凶年固未可知也然則法何時而可施民何時而可救也待時之際民有子遺者乎嗚呼率土之濱莫非王臣則嶺南兩湖均是民也恤民之澤偏及於兩湖而不及於嶺南嶺南之民獨非 殿下之民乎以殿下視之威德豈有厚薄於彼此而使吾嶺南迄未得蒙其澤者良以海濱遐遠君門濶

遼莫知南民困頓之狀也臣聞諸首亮之言曰
宮中府中不宜異同又聞董仲舒之言曰當夏
化之乃可理也然則濟民之舉其不在於夏化
而畫一乎一自道臣議設此法之初環一道七
十州之民孰不願須臾毋死得見 聖化之新
而其中不悅者惟鄉曲武斷之土豪受賂營私
之官吏防納牟利之商賈大邑輕賦之民而已
此輩惟欲專利於己或托民怨而沮之或做謗
言而惑之使道臣不得施宣化之本意使窮民
不得蒙夏化之新政臣所以切齒而腐心繼之

以流涕痛哭者也伏願我 殿下察南民坊迫
之願哀南民偏苦之冤亟令道臣勿以小節爲
辭速行大同之義制則嶺南郡縣大小均役土
豪之武斷可以禁矣奸吏之受賂可以杜矣商
賈之防納可以息矣大邑之輕賦可以均矣夫
如是則七十州生靈亦與兩湖之民歡欣鼓舞
於 聖朝之下臣不勝瞻天望聖激切懇祈之
至

說

自足說

自天齊集卷二
足者無苟於人而自得於已自足之道非高非
遠只在方寸取之而無禁用之而不竭其爲足
也豈其微哉錦衣玉食人皆不足而布衣藿食
自以爲足高臺廣室人皆不足而瓮牖繩樞自
以爲足千駟萬鍾人皆不足而一簞一瓢自以
爲足委委佗佗不知不足其故何哉生斯世也
時亦幸矣家運亨泰則有賢父兄焉邑運休
明出則有仁摺紳焉自垂髫志于學家庭之內
服習乎孝友之行鄉黨之間觀感乎忠信之道
時或負笈千里遊學四方事其大夫之賢者友

其學士之善者以之翱翔於天下之廣居徜徉
於天下之正位所聞者正言也所見者正行也
雖欲非義而豐衣食孰從而聞之雖欲非禮而
殖貨財孰從而見之是以茅茨三間知足以容
膝不願人之廣廈也菑畚數計知足以資生不
願人之阡陌也葛綿一襲蔬糲一盂知足以掩
體充腸不願人之文繡膏粱也此其所以自得
於已而無苟於人者也况夫耳目所及足跡所
到自有無不足乎登山臨水吟風弄月則溪山
風月於我足矣訪花隨柳把酒哦詩則花柳詩

酒於我足矣良辰新服同我冠童浴清風高吟
詠去來則逸興幽趣於我足矣不受寒暑之劫
膚不被嗜欲之感情朝焉夕焉以教以樂者無
非自足自足之外復何求哉雖然足也皆外
也非內也在外之足或有時而盈縮在內之足
無一息之間斷寓於尋常之中塞乎天地之間
卷之則退藏於密放之則充滿六合大行不加
窮居不損威不得奪貧不得移處困愈享處卑
彌尊王公失其貴晉楚失其富天之與我者豈
不多足而人之得於天者豈其不足哉此所謂

足乎已無待於外者也至若輔國澤民忠君大
義立身揚名孝親大節則至於吾身何獨不然
而嚴避哉嘗聞格說富貴榮達一係於天而皆
有命焉然則不可苟而必得也明矣與其苟而
不可得寧從吾所好而順受其正不知不足洋
洋自足倦眠渴飲醒吟醉卧優遊於畎畝之間
以俟命物者處分焉

書

荅龍宮倅趙汚書

向來一幅替候只叙新赴餘別懷不足爲慕德

求教之資宜乎其不得蒙不屑之誨而迺者特
荷不鄙自夫天人性命之蘊以至固窮存誠之
方反覆開示有如面命兼施節筮瓊章之惠顧
衰病譏劣何由見知於門下而終惠之若是也
竊謂龔黃良吏也未嘗兼韓柳之學韓柳文士
也未聞有龔黃之才然各以一技之長旣能大
鳴當世又傳於後則今有兼其才學者出於吾
東徧小之邦云爾則人果信乎否乎鳳錫則布
韋鄉士也平生不敢自許以知人亦不敢輕易
以與人然獨於門下信人所不信也不審以鳳

錫爲知之耶不知之耶春後擬命巾車再聽武
城之絃更謠巴山之雨然亦未可必也承審既
詳故不及寒暄悚悚

祭文

祭亾室宜人安東金氏文

嗚呼國家丙丁之役時則有若金公諱鏡以巖
穴寒布挺身奮義背城死之朝野壯而悲之有
子女若干女則時年八歲及長歸于余是爲宜
人噫事舅姑三十年未嘗見憂貧之色而甘毳
必繼之藜藿之供至老不怠而必躬檢盡誠育

四男四女而織紝耕讀各隨其材而教之婚嫁已畢孫曾羅列則在世婦人事業庶或無憾而獨愧夫夫也不良未效宜人內助之萬一而白首人世對案而終吁可悲矣昔我遊學於外也近或閱月而返遠或踰年而歸則曰君子之學已至乎何不退而加勉乎又我治業於泮也節以授衣便以寄書曰養老育幼妾在爾毋患家事惟患業未精也及我占魁見罷而決意還鄉則曰窮通命也與其行險而徵幸孰若素位而俟命乎嗚呼宜人之前後勸戒者能量時度宜

循循有序則其平昔有得於忠孝之庭者不可
誣矣此余所以息之愈切哭之愈慟而古人所
謂我則愧於梁鴻子無愧於孟光者豈虛語異
嗚呼不昧惟靈歆格于我觴

自是齋遺集卷之二

自足齋遺集卷之三

附錄

行錄

公諱鳳錫字錫予姓申氏鵝洲人在高麗版
圖判書諱允濡之十世孫也判書生諱祐號
退齋官至司憲府掌令全羅道按廉使廉恭
純孝廬墓三年雙竹生于墓前事 聞旌閭
卽今尚州丹密縣孝子里是也是生內府令
諱先富是生縣監諱士廉是生諱錫命景恭
庚午生員始居義城元興洞高祖諱元祿號

自是稱名不三
一
梅堂敦孝篤學世稱退齋公有後曾祖諱仙
號興溪司憲府監察祖諱師道勤舉蔡而不
試考諱堅資憲大夫知中樞府事配貞夫人
平山申氏孝誠之女也公以先君階資憲通
籍爲宣教郎公生而聰穎志氣耿介年纔七
歲請學書先君以幼弱太早不許公一夕潛
抱史就傅受學惟勤歸讀于祖母之側而枚
舉文義頗詳若復聖君忠臣事蹟必彈臂而
讀之傍觀咸異之十三承親命觀魚梁惟持
一鯉而歸先君詰問之公曰我不忍盡物取

之耳聞者稱其心德先君久患冷膏百藥無效公常侍側熹瓦熨之當冬月瓦易冷而適其寒暖晝夜靡懈既長從學於篤行之家與遊於多聞之士嘉言善行爲體用故凡諸行事無不合義理非祭祀奉親不殺鷄豚迅雷烈風雖夜衣服危坐澹不向日月之光手不折方長之木歲乙未遊太學一日館學諸生出遊三清洞惟公及湖南一儒生獨畱守學孝宗別遣內侍來見館中有兩生親題張浚劾李綱論命製之公作居首特賜第

旋以臺論罷賞賜壯紙十束黃筆四十柄玄
墨三十丁學中榮之歲丁酉叅漢城解見屈
於省試命也辛亥冬先君宿患彌留中忽添
潛遘症甚危統公夙宵奔遑沐浴祈天嘗糞
甜苦以驗症情壬子正月十三日遭艱哀毀
踰禮絕而復甦適大侵家事零星而歛殯諸
節一遵禮制既殯偏母移寓松山妹家相距
二十許里公守殯之中逐日往省八月母遘
疾公色憂廢寢如前二十日又遭艱一歲之
內并有喪而喪具自盡誠信無憾兼值舍李

喪室治喪之節舉皆擔當措置苟非孝友之
至其能如是乎十月占山於赤羅治之南板
仄既具穿壙負土而有村人依椽者棄而不
顧必以安窆爲心乃改占於本縣西蟻谷丙
向之原臘月十三日合塋饋奠之儀哭泣之
哀觀者無不悅服逐日省墓雖風雨終三年
不廢與兄弟姊妹分異自取荒頓田羸弱奴
婢導子女以義方朝夕警教有服綺紈責之
曰吾家世尚朴素華麗之服奚爲於此目前
絕不使之服嘗受業於季曾祖叔禾谷公諱

在之門及其易簣心喪三年每諱日必齋祀
到老不怠聞親舊喪輒不食肉聞人過惡絕
口不言聞人善行息欲闡揚身雖羸有不怠
國事言論慷慨必欲救正 顯廟丁巳正
月十一日裹足千里抗章 天門其一則賦
歛之弊也其二則軍役之弊也其三則窮民
益困之弊也其四則嶺南偏苦之弊也其五
則用人偏重之弊也 疏辭懇切 批語亦甚
眷眷後又草請行大同 疏欲上未果益公之
忠君愛國之誠足以感天聰澤生靈有如此

而終老草澤有蘊未展只增志士之慨惋也
已公生子崇禎四年辛未十一月十二日辛
亥歿于崇禎後一周甲申十月二十三日享
年七十四葬于考妣墓下配冢人安東金氏
大司諫寶白堂係行五代孫鏡之女有閨行
事舅姑三十年未嘗見憂容負之色頰鬢之奉
甘旨之供盡其誠敬一如公意生先公一年
歿先公十一年葬于祖考墓西已向之原卽
丹村芳華谷也有五男四女長淳次滄次溥
次濯次泌俱業文女長適任世杰次朴東穆

次鄭碩老次趙隆內外孫男女合幾人佻佻
蒲庭雖不遑衣食積善之報未艾之福亦可
想已不佞不計孤陋追記公行殊涉妄率然
苟引嫌而終無一言則心德隱微之地事蹟
表著之實且將終歸於泯滅無徵吾爲此懼
乃泫然而謹叙顛末如右實非私於所愛而
溢美焉

崇禎甲申後一周丙戌四月旣望舍弟通德

郎周錫謹撰

行狀

公諱鳳錫字錫予申氏系出鵝洲以高麗版
圖判書諱允濡爲上祖是生諱祐號退齋司
憲府掌令全羅道按廉使廉恭純孝廬墓三
年雙竹生於墓前是生諱光富內府令是生
諱士廉縣監縣監之子曰錫命景叅庚午中
司馬始家于義城子孫因居焉於公爲五世
祖也高祖諱元祿號悔堂敦孝篤學 贈通
政大夫戶曹叅議與退齋先生俱蒙 旌褒
有尸祝之祠曾祖諱仁號興溪司憲府監察
壬亂倡義有勲祖諱師道隱德不仕考諱堅

資憲大夫知中樞府事妣貞夫人平山申氏
孝誠女進士宗輔孫也公以 崇禎辛未十
一月十二日生而聰穎志氣耿介纔七歲
請學書中樞公以幼弱太早不許一夕潛抱
史就傳受學惟勤歸讀于祖母之側而枚舉
文義頗詳每至明君忠臣事必擊節朗讀人
咸異之十三承親命觀魚梁惟持一鯉而歸
長者詰問之對曰不忍盡物取之聞者莫不
稱其仁德中樞公嘗患冷臂公常侍側熏瓦
熨之當冬月瓦易冷而適其宜書宵靡懈

孝廟乙未應 製居魁特 賜筵旋以臺論

罷只 賜紙筆墨公不以介意常有濟世志

顯廟丁巳抗章陳時弊一曰賦歛之弊二

曰軍役之弊三曰窮民益困之弊四曰嶺南

偏苦之弊五曰用人偏重之弊也 疏辭懇切

批曰弊癘實爲今日病民之大者當令該曹

稟處而其中守令之虐民聚斂尤極痛惡當

令銓曹使之採擇焉云後又草請行大同疏

欲上未果雖在韋布其忠君憂國之誠足以

感天聰澤生靈者如此中樞公宿患彌留忽

添症危殆公奔遑燭灼沐浴禱天嘗糞糞甜苦
以驗病情及遭艱哀毀踰制絕而復甦既殯
母夫人寓二十里女家公每朝哭訖往省日
不怠未久貞夫人又下世一歲之內并遭大
故而歛殯饋奠盡禮無憾至占山穿壙之際
有村人作戲者必以安竈爲心乃改占於縣
西蟻谷向南原用魯人禮而逐日省墓終三
年如一日與兄弟姊妹析箸自取荒瘠教子
女以義方俾不服華麗少學於族叔禾谷公
之門及其卒心喪三年老猶往參其祭勅躬

勵行動循禮義聞人喪不御酒肉無故不殺
鷄豚手不折方長之木迅雷雨雖夜必冠衣
危坐僂溺不向日月嘗以自足扁其齋佞說
而自志配宜人安東金氏大司諫係行之右
鏡之女有婦德事舅姑三十年未嘗見其憂
貧之色甘旨之供蘋蘩之奉盡其誠敬一遵
公意生先公一年歿先公十一年舉五男四
女長淳次曰滄次曰溥次曰濯次曰泌俱業
文以孝友趾其美女長適任世杰次適朴東
稷次適鄭碩老季適趙隆內外孫曾僉滿

庭不食之報其在斯歟以公之才之學命與
時違固窮以沒世不能試其所蘊之萬一嗚
呼今公之八世孫龍燮哀聚公遺什若干將
付剞劂氏齎其誠意不遠十舍來謁以狀德
之文余固不敢承屢以非其人辭辭不獲遂
就其行錄隳枯如右屠維協洽端陽月下澣
烏川鄭頤采謹狀

墓碣銘并序

公諱鳳錫字錫予姓申氏鵝洲人其九世祖
高麗按廉使諱祐高祖 贈戶曹參議諱元

祿俱以孝 旌閭有尸祝之祠曾祖諱心司
憲府監察祖諱師道隱德不仕考諱堅資憲
大夫知中樞府事妣貞夫人平山申氏孝誠
女進士宗輔孫也公生以崇禎辛未歿以甲
申墓在縣西蟻谷午向原考妣墓下公幼有
志操自七歲始學每至明君忠臣事必彈臂
讀之十有三承親命觀魚梁惟持一鯉進曰
不忍盡物取之其仁性如此 孝廟乙未應
製居魁特 賜第旌以臺論止賞賜公不
以介意常有濟世志 顯廟丁巳抗章陳時

弊五條又擬疏言大同法蓋韋布忠愛之誠
藹如也性至孝嘗中樞公疾嚴冬沐浴禱天
嘗蠶及遭喪哀毀踰例保殯貞夫人寓二十
里女家公每朝哭訖後者日不怠同歲貞夫
人又下世公盡禮合塋逐日省墓終三年如
一日與兄弟析產自取荒瘠教子女有義方
俛不服華麗少學族叔禾谷公在之門及其
卒心喪三年老亦往與其祭自少勅躬勵行
動循禮義聞人喪不御酒肉無故不殺鷄豚
手不折方長之木迅雷雨雖夜必冠服危坐

便旋不向日月嘗以自足名其齋作說以自
志可見其平生也配宜人安東金氏鏡之女
大司諫係行之后有婦德舉五男四女長淳
次滄次溥次濯次泌以孝友趾其美女任世
杰朴東稷鄭碩老趙嶺凡內外孫男女幾人
銘曰

既孝于家欲忠於國於物廣愛在已多足自
幼及老積而爲德不達何病百世餘祿

崇禎甲申後八十五年上元日進士永川李

秀叅謹撰

墓誌銘并序

公諱鳳錫字錫予申氏貫鵝洲在高麗版圖
判書諱允濡之十世孫也判書生諱祐號退
齋司憲府掌令全羅道按廉使廉恭純孝廬
墓三年雙竹生于墓前事 聞旌閭享涑水
院是生諱光富內府令是生諱士廉縣監是
生諱錫命陞司馬始居義城高祖諱元祿以
敦孝篤學 贈戶部侍郎號悔堂享歲待祠
輿退齋先生事載三綱行實曾祖諱仁司憲
府監察號興溪執徐義舉有勲祖諱師道隱

德不仕究明經術考諱堅資憲大夫知中樞
府事配貞夫人平山申氏孝誠女公以先君
階蒙 恩爲宣教郎公生而聰穎志氣耿介
纔七歲請學便曉文義至若聖君忠臣事蹟
必彈臂讀之入感異之十三承親命觀魚梁
惟持一鯉而歸中樞公詰問之公曰不忍盡
物取之聞者繙其德中樞公疚冷常侍側熏
瓦爨之靡懈旣長以篤行多聞之士爲師友
以嘉言善行爲體用凡諸行事無不合義非
承祀養親不殺鷄豚迅雷烈風雖夜冠衣危

坐溲不向日月手不折方長乙未遊太學一
日孝宗別遣內侍來見館中惟有公及湖
南一儒生親題張浚劾李綱論命製之
公對居魁特賜第旋以臺論罷別賜賞
以獎之辛亥冬中樞公宿患漸鈍公夙宵憂
懼祈天嘗糞以驗症情壬子正月遭艱哀毀
踰制絕而復甦既殯母夫人移寓女家二十
里許守殯之中逐日往省八月母夫人遘疾
公色憂如前二十日又遭艱歛殯盡誠少無
遺憾十月占山於赤羅人有戲者公棄而不

顧以安窳爲心乃改兆合塋于縣西蟻谷日
進省墓不以風雨廢與同氣分異自取流疇
瘠奴教子女以義方成家範以敦素嘗受學
于族叔禾谷公在之門及其易簣心喪三年
聞知舊喪不御酒肉聞人惡而隱聞人善而
揚身雖韋布不怠 國事言論慷慨必欲匡
救 顯廟丁巳春抗時弊疏五條辭意懇切
特蒙優 批又草請行大同疏欲上未果公
生於崇禎四年辛未歿于甲申享年七十四
葬于考妣墓下壬坐原配宜人安東金氏大

司諫寶白堂係行五代孫鏡之女也克配公
德勤循女則事寡姑奉蘋蘩盡其誠生先公
一年歿先公十一年葬于祖考墓西已向之
原有五男四女長淳早夭次滄次溥次濯次
泌俱以孝友趾其美女長適任世杰次朴東
稷次鄭碩老次趙隆內外孫男女侁侁滿庭
嗚呼公之文章德行忠君孝親之節宜足以
感天聰澤生靈有如此隘窮无憫終老于草
澤有蘊未展豈非志士之慨歎歟惟幸難季
周錫懼公之懿行久而泯滅嘗錄其顛末藏

之遺笥猶足可考矣日公之八世孫龍慶持
本狀千里裹足囑余以壙銘余以愚昧淺識
何敢妄議於先生實行哉然而聞十世之下
仰慕之心不能無感謹依實錄而輯之得無
穢佛之誚乎謹撰其銘銘曰

退齋雙竹特生肖孫溫玉無瑕靈芝有根得
魚放生負土營墳進言民瘼抗章天門倚
彼先覺德垂後昆我欲尚友世遠言淪

崇禎紀元後己未三月下澣嘉善大夫成均

館大司成 侍講院兼輔德唐城洪鍾榮謹

撰

書家狀後

天杰癡獸一老也無所求於世而只以藏人之善爲恥矣一日宗入申泌甫持其先祖若先人兩代家狀草來示余仍囑家兒繕寫一冊子以爲傳示後昆之資余乃盥手而奉玩焉其孝友百行之源自成一家之則律己之謹勅接物之誠懇亦足以觀感於世人矣泌甫季父與從叔之狀已盡之不必疊床架屋而猶不敢無一辭遂跋其尾以歸焉

崇禎甲申後庚戌菊秋宗後生生負天杰謹跋

自足齋記

足乎已無待於外則自足也自足而知足者
鮮矣以聖門高弟或干祿請益五侯之貴
三家之富常患不足人慾之熾資育之勇不
能棄也足乎已有道率性敦倫足以成人孝
悌忘信足以感人盛德大業足以服人經術
學問足以上人抑亦一簞一瓢足以爲樂一
花一石足以爲賞一琴一鶴足以養氣一觴
一詠足以暢神其足也自內而非外也在外

之足或有時而盈縮在內之足無一息之間
斷此其所以自得於天而無苟於人者也宣
教公生於世篤忠孝之家承襲見聞日用常
行卽此是學自幼聰明卓異志氣耿介及就
師友日以資益於嘉言善行至我君子自號
曰自足齋自足奧旨載於著說不復餘人之
架壘而以卽官陳五弊疏請大同疏忠君愛
國之誠不愧乎陸宣公奏議居家而事親爲
子之職不讓於閔子騫實行鄉黨州閭嘖嘖
稱口曰視委知源視發知積匪源匪積曷其

致此積德爲源發而爲委偉乎感矣意者爲國
之需用做斯人歟民之無祿位不稱德寥寥無聞
揚之羨天史公所云田野巖穴之間忠孝節義之
士非無其人而湮沒無稱古今吁歎旨哉此言
賢哲之顯晦無損益於彼而裨補於當世之風
化大有關焉舉賢達能之責誰其尸之本說曰自
足之道非高非遠只在方寸取之而無禁用之而
不竭此非天理流行人慾退聽耶朱夫子曰明天
理而祛人慾其廢幾乎吾亦願學焉宗後人通
政大夫前行青松府使觀朝謹記

書自足說後

此故宣教申公自足說也蓋讀其書而不知其人鄒聖不以爲可而必使論其世也惟公有至性高行愛好人倫孝於事親友于兄弟雖在韋布而愛君憂國出於尋常疏進五策蒙聖批之眷眷心喪師服能行三年之制惟其人之可知有不可誣焉則其書之出於其人者又曷可少哉所不可曉者祭之何以公之賢遇寧陵之聖世鹽梅未契小試旋屈遂以沒齒於隴畝蓬累之間而以結志士

之恨乎雖然公悠然自以爲足而不見其幾
微悔色公可謂樂天知命者矣豈不賢乎哉
公之遺文必多可觀而乃所傳者寥寥止此
噫零金片玉愈少愈奇也公之後孫佑植氏
要余序其篇首佛頭舖糞有所不敢故畧識
篇末如此云時上章浣灘之春月通政大夫
行秘書監丞兼掌禮院 小卿原任 奎章
閣直閣德殷宋奎憲謹書

書遺集後

五甲氏自雙竹公以後世爲忠孝族而悔堂

公及孫晚悟公兄弟尤顯聞於世其遺蹟堦
鬱莫得以發白者亦多而惟足齋宣教公爲
最公卽悔堂公之四世孫而受業於晚悟長
子禾谷公之門者也自幼服習字家傳之善
行八則孝出則恭仁物敬天之心未嘗懈於
造次之間而藹然憂國之誠充然自得之樂
又於二疏一說可見若公可謂世類君子也
當時好德之士觀其行而得其心無不歎衽心
歎卽與鄉人道儒累圖闡揚而終未克談者
至今恨之今年夏葦又爲繡衣所褒 啓溫

批下而事遂復寢朱夫子曰非知德之至鄰
於其域者不能識又曰遺蹟不能無顯晦之
殊亦理勢之宜公之潛德幽光尙未顯發於
百年之久者豈非人無鄰其域而出於理勢之
宜者乎然公自爲其所當爲而已非求知於
人也遺蹟顯不顯有何損益於公也公之玄
孫翼詔以公遺集若干篇屬不佞以勘正纂
次愚不自量敢標點其可傳者因書所感於
後以致高山景行之思云

皇明崇禎紀元後三壬戌黃花節宗後生立

仁謹書

嗚呼此我先祖自足齋府君遺稿也府君文學行義可以範俗牖後而命與時違堙沒嵌巖未得卒究其施豈徒爲後承之痛恨而已抑亦增志士之慨惋也夫府君遺文散佚無多只以二篇藏于家輓祭書等編中年又見矣所存只此若以子姓之貧窶因循蹉過則深懼夫并與初本而無傳謀于族中隨力辦財始克鐸梓嗚呼晚矣一齋片羽可以知

全鼎五采則我府君孝友恭儉之行仁
物敬天之心藹然憂國之誠充然自得
之樂亦可見矣藐爾後孫何敢僭有所
云

府君下世後二百三十二年己未五月
日八世孫龍燮謹識

於乎恭惟我七代祖自足齋府君有奇
偉耿介之姿其文章德行愛親忠君之
誠有足以展布於世而惜乎不遇彙征
之吉高卧林泉抱經終老只使政于一

家矜于一方所著文字想必盈箱而奈
之何盡其散佚廣搜博拾僅得詩文疏
章自說若干首而藏弄巾衍任爲塵蠹
之侵迨至數百餘稹不肖殘孫恆庸憂
歎矣歲在黑羊春詢謀族中各自殫誠
鳩財使族侄圭燮淨寫本堂彙纂爲二局
付諸剞劂氏一羽可知苞鳳之全彩矣
奚爲多乃使之其幹事者炳一龍載甫
也不逾幾月功告訖度其勤事之甚密
余雖謏劣無似畧叙顛末云爾七世孫

亨植謹跋

日湖上僉宗會于先齋東西序齒訖曰
於乎我先祖足齋府君言行出處之大
畧幸有遺文若干篇掇拾于歲二百後
燹灰之餘得上疏二說一詩絕句近體
古風七五言共百有餘頁又後有狀碣
序記跋等文字失今不圖變繡雲仍之
不明不仁孰大於是僉曰諾於是分爲
二寫使八世孫圭燮相是役而淨寫本
藁付諸剞劂氏族祖漢世族叔宅潤氏

囑余一言寘卷端余作而曰肆哉是論
欽哉是舉燾雖不文豈敢終辭嘗聞古
人有言曰有德者必有言燾於君子之
文未嘗不反覆嗟嘆繼之以起敬也先
生生于世篤忠孝之家紹述先義學邃
而行惇 英廟世選爲博士官弟子遊
泮中 上親題試士公對居魁置之甲
科第以臺論停罷一榜公自是不復求
舉隱于臥龍山中新湖之上情高意逸
行安學成遺逸阨窮囂囂焉無怨悔之

色公可謂遯世无憫恬靜樂道之君子也今讀其獻芹憂國之二疏啖蔗自得之一說足以裨世廉頑者多矣且吟諷唱酬諸作皆出於性情之正典重溫雅無雕琢人口氣信乎其有德者之必有言也道剡繡 啓可諗當世公議之有在而一命未得終老于嵌巖草澤之下夫軒冕爵錄於公有何軒輊而善而不褒終無所勸則其於世道吁可惜矣公之道雖未顯行于世而林下清修之節

卷中博約之工足爲模楷當世風猷來
後後之尙論之士論公文而蹟公心則
必有裒歛歎賞於千載之下矣其視富
貴而湮沒者可同日而語哉公之至行
懿蹟已載於世之直而不華者揄揚之
筆燾何敢疵贅謹按其肇卒而畧識
之以寓景慕之忱云己未南至月下澣
傍齋燾謹識

自足齋遺集卷之終